

访谈

用内心的微光照亮周遭

本报记者 史冬柏

东北,漫长的冬季,适合写作,适合沉思。班宇,生长于沈阳铁西区的80后作家,左手现实,右手虚构。班宇的文字外表很热,是团火,似烈酒,但内核冷静,甚至冷酷到底。他笔下的世界,同样是冰与火的交织:寒冷的北国,冷峻的生活和命运,但“个体的光热终将划破冰面”。评论家通常把班宇与双雪涛、郑执“打包”称为“铁西三剑客”,将其出现视作新东北作家群的再次崛起。而当我们走近班宇,则越发强烈地感受到,他就是“这一个”,一个双脚扎进冰天雪地赤裸裸地思考人与时代本质问题的写作者。

铁西:一个独特的文学地标

记者:不妨从您的新书《冬泳》谈起。为什么在众多故事中最终选取“七则北方故事”?又为什么以“冬泳”作为整部小说集的名字?

班宇:东北,或者说沈阳这个场域是我叙述的一个核心,所以选择这七篇与沈阳、与东北关系比较密切,气质相对统一的小说编入集子。具体到篇目的安排上,我倾向于把这篇小说集当成是一张唱片,据此安排小说的次序和内容,比如《盘锦豹子》放在第一篇,这是一个简明清晰的故事,相对生猛,很有劲儿,也很有代入感,容易引起读者共情。接下来几篇,节奏相对舒缓一些,直到最后一篇《枪墓》,是回味的尾声,内含回环的结构,相当于对整部书的主题做了一个回顾。至于用“冬泳”作为整部小说集的名字,我觉得是由整部书的“状态”决定的,每篇小说或多或少都与“冬泳”有所关联,



人物简介

班宇,1986年生,沈阳人,小说作者。曾获华语文学传媒新人奖,GQ智族年度人物,花地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等。小说《逍遥游》入选“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并获短篇小说类榜首。有小说集《冬泳》出版。

比如《梯形信仰》,最后就有水的意向。如果从这些篇目里选择一个最能概括这本书的,可能还是《冬泳》,它与东北的气质也多少有些关联。

记者:您在写作中使用了不少东北日常口语,以及方言特有的修辞,有没有人批评“太土”?会不会对作品的接受度构成某种限制?

班宇:其实我并没有“如实”地使用东北话,落到文本上,一定是改良过的文学语言。作为日常表达,东北话简洁、准确、有力,比喻也很形象、精确,比较容易接受,但在文学领域里使用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需要重新拿捏和掌握、改良和尝试。这样做,也许会为文本注入新的活力和张力。对我来说,某个小说如果需要东北语境,那么对东北话的依赖就可能多一点。

记者:有评论指出,“铁西三剑客”的出现,把“铁西”变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题材。在您眼中,这一题材的独特性或宝贵之处是什么?

班宇:可能很多作者也写过铁西,写过工业区的失落情绪和失落氛围以及种种社会事件。我想,我们塑造的都是文学上的地标,而非地理上的真实地标。

记者:我也曾在铁西居住过几年,但看到的是一个有现代气息的生活空间。您为什么坚持写过去的“工人村”,而不写现在的CBD?

班宇:其实人类的情感模式并没有太大变化,阳光之下无新事。至于给故事披上什么外衣,老工业气息浓烈的工人村也好,现代都市气息强烈的CBD也好,每个故事都有自己独到的细微之处,而不是说写CBD就会显得更时髦,更容易让现在的读者产生共情并接受。真正的情感变化会流传久远,跟所描写的外部环境没有必然关系。

揭示:时代洪流下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

记者:您笔下的这些小人物在困境中如何实现自我救赎?

班宇:自我救赎更多来自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可能没有一个明显的外在事件真正将人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人们最终会发现,人生路途就是崎岖不平的,就像面对满是裂隙的桥梁,总要找到一种行走方式,跨过去,或者绕开。所有的驱动力都来自于自身,我在写作时不会刻意强加给人物一个光明的结尾,救赎是自己给自己的,用内在发出的光照射前方的路。救赎可能跟文化素质或思想力关系不大,普通小人物也会在摸索中找到一个非常聪明的方式来应对,比如可能逃避,或者硬着头皮上,没有选择的选择。面对困境往往没有很多选项,大部分是要说服自己,

只有一条路可走,必须要过去,渡过痛苦的关口。

记者:当然,小说没有停在支离破碎的脆弱个体,而是力求让人物和整个时代发生更紧密的联系,揭示时代洪流下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您怎样看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张力关系?

班宇:其实任何小说可能都会探讨个人与时代极其细微的关系。个人行为乃至命运并不是由单纯的情感逻辑来操控的,肯定会涉及时代的影响,同时也会反过来重塑时代。也就是说,写作可以重塑或者更精确地描摹出一个时期人们的情感模型。科学技术可能解决关于物的技艺问题,而小说则应该记录人们的情感和道德,这是小说可能承担的任务。

此刻:于杂乱无章处寻找突破

记者:周荣说“班宇骨子里是一个先锋小说家”。怎样理解“先锋写作”?有新的尝试吗?

班宇:我原本确实想围绕工人村写一组小说,但暂时会放一放,并不是内容不足以支撑太多篇幅,而是在写法上我觉得需要一些突破。好的先锋写作当然不是先想一种形式然后往里灌装内容,而一定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记者:您觉得地方性写作如何在满足读者“异域想象”的短暂好奇心之上产生更为普遍而持久的吸引力?

班宇:我觉得把我们(如“铁西三剑客”)归类于地方性写作,不是十分周到的,毕竟作品中有

很多部分与沈阳或铁西没有直接关系,如果把坐标转换到别处,可能也不会损伤文本的质量。所以,这可能不是一个本质问题,反而是创作技巧和深层的情感情绪,更为真实,更为本质。

记者:东北题材的作品,由于地域性明显以及取材的趋同,有人担心会因经验相似而带来艺术相似,怎样解决这一难题?

班宇:我不太认同这种说法,可能“雷同”是别人的理解。写作是个人,很多作者经历的事情肯定有共性,将其放到小说中进行艺术化处理也无可厚非。一个事件、一个时代,一定有不同人从很多不同视角描写,才能使其真实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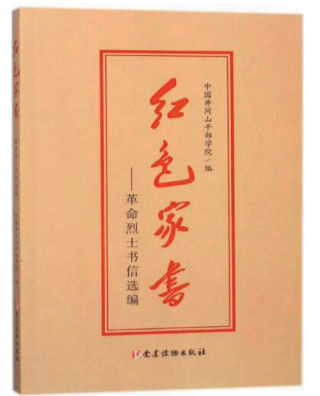
得到一点还原。比如对于铁西,如何理解其历史变迁,在每个作者的文本里都会有极大不同的展示方式,作品的内核和内涵也有很大差别。每个人对同一地方的理解不同,跟个人经历相关和文学构成相关。

记者:今天的铁西,还是不是创作的“富矿”?您还会不会继续向这个世界传达寒冷北国里人们的“体温”?

班宇:肯定会,家乡的变迁依然是我的重要观察点和关注点。我会关注地域历史变迁,包括变化过程中人们情感发生的新的困惑和冲突。此刻最为混乱,千头万绪,最为难写,今天的铁西仍会是一个恰当的切入点。



书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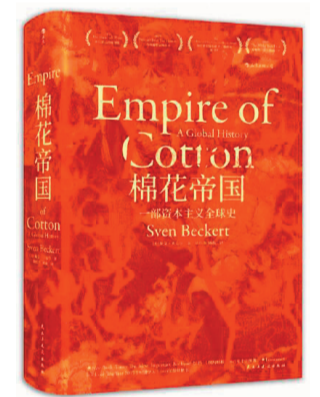
《红色家书》

本书共收入了李大钊、方志敏、陈毅安等30位革命烈士临终前写给家人或党组织的遗书、就义诗、家信等红色书信,辅以烈士生平简介和感人事例介绍。这些家书展现了革命先烈对信仰的忠诚、对理想的坚守、对革命的不屈意志和生死之间的高尚人格;同时,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国家和人民的厚爱,对党的深情,对爱人、子女深深的挂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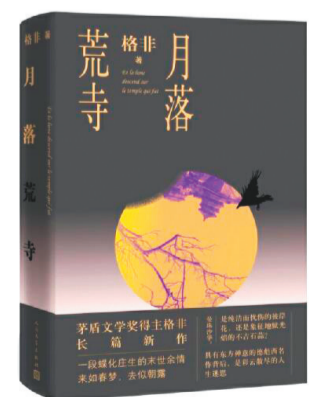
《美丽之问》

宇宙是一件天工神作的艺术品吗?为了探究这一问题,诺贝尔奖获得者维尔切克带领读者踏上了人类2500年探索美的征途,沿途让我们领略了物理、艺术和哲学的锦绣风光。作者从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开始,历数人类在认识自然过程中所产生的美丽思考,通过量子论和标准模型具体体现了科学之美,也指出了它的缺陷,从而将读者引向更激动人心的暗物质和暗能量。



《棉花帝国》

棉花产品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以至于我们往往难以注意到它的重要性。但棉花产业的历史实际上是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紧密关联在一起的,理解棉花产业发展史是理解资本主义和当代世界的关键。本书作者斯文·贝克特通过叙述棉花产业发展的历史,解释了欧洲国家和资本家如何在短时间内重塑了这个世界历史重要的一项产业,并进而改变了整个世界面貌的。



《月落荒寺》

这部小说以一段充满遗憾的男女情事为主线,以典雅的学院派笔触,细腻勾勒出都市知识分子与时代同构又游离于外的种种众生相。同时又不间断以华美的古典诗词穿插其中,营造出迷离亦中亦西的间离效果,其情思蕴藉之处,精妙至于不可言说,是近年来长篇小说中难得的艺术佳作,也是作家躬身向内重新书写这个浮躁时代的再出发。

名家悦读

好书开启美妙人生

简平

我很高兴,在这个春天艰难到来的时候,读到了80后作家木兰刚刚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青春红楼》,这是她的一个梦,而现在这个梦像花朵一般地绽放了。我特别感慨,是因为这本有思想、有温度,能与读者共同阅读《红楼梦》的读书笔记,如同这个春天,是依靠着坚守、真挚而写下的。

木兰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红楼梦》。那时,家里客厅最醒目的地方挂着一座时钟,钟面上有“红楼梦”三个字和一对石狮子,表盘的背景是大观园的大门,因此,在成长的岁月里,《红楼梦》便成了她形影不离的伙伴,是她可以随意穿梭随时切换的“平行世界”。我相信唯有这样的阅读,才会带着一份本心,一份美好,才不会老气横秋,才会像书名《青春红楼》一样,让笔下写下的21位金陵女子闪烁着青春的光芒。

木兰是以挚爱、善良、正直、率真来定义她的这些红楼女性的,而这恰恰是青春最为宝贵的东西,也是影响一个人整个生命走向的。在木兰看来,爱是让人成长的强大动力和丰厚土壤,惜春打小锦衣玉食,仆役环绕,生活无忧,可是,她却没有了生命的活力,她没有热烈的可投入其中的事情,没有真正能让她欣喜快乐的东西,更没有一个让她牵挂关心、注入感情的人。而香菱自小被拐卖,身世苦难,但是,看似被黑暗和残酷弄得麻木的呆头呆脑的她,却没有绝望,反而对光明和温暖充满了渴望,所以,上天给了她一次学诗的机会,她痴爱着写诗,并且在写诗的过程中体验了一回幸福的滋味。木兰是深爱着林黛玉的,但她钟情于这个人物的不是她凄婉的命运,也不是她绝世的姿容和聪慧,而是她真诚的性情。黛玉活得很真实,

她不会曲意逢迎自己内心不认可的人,不会揣摩他人的爱好而小心翼翼地见风使舵,大观园众姑娘们聚会的场合,总有黛玉的画面,都很明媚欢快。黛玉在本真地做自己,她不拘束,也不装假。真诚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做后盾的,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和生命,做出每一个不负此生的决定,是林黛玉根植于骨子里的勇敢。我读《青春红楼》时,常常会让思绪飘回我的来路,这时会有一种深刻的恍惚感,经过岁月的侵蚀,青春时代的那些纯真、清澈和明朗是多么容易地就变得面目不清了。

《青春红楼》最开始写的一章是《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写了乡野粗姐刘姥姥与王熙凤的独生女巧姐的人生奇缘。《红楼梦》里写尽了花团锦簇,但一朵不被算作花的南瓜花,却成了全书中唯一的花儿与命运的隐喻,预示着轮回

中生生不息的希望。其实,木兰写这本书,是她对年少时光的恳切执守,是对生命中遇到过的好的感恩和回报。她在广州读大三时,为了维持学业,在外兼职打工,很偶然地遇到了一位长者。这位长者的理想是做一名教师,但阴差阳错,进了别的行当。他了解了木兰的情况后,让她全力以赴地完成学业,并资助她直到考上了北京的研究生。他的善举在木兰的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他对木兰说,无论如何,要趁着年轻好好读书,从书中觅得生命的珍宝,而且,要永远保持善良、朴实和正直。我想,《青春红楼》便是他为木兰种下的那颗种子在十多年后长成一棵树,而青春时代的纯真犹如甘露,会永远流淌在每一条枝干、每一片叶子中。从木兰自身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年少时读的好书,可以帮助人开启好的人生。

文化视野里的青草书写

曲宏

草,司空见惯。从《诗经》《楚辞》到雨果、华兹华斯、莫泊桑、福楼拜……在东西方文学中,草自古以来就在许多作品中被描写,并通过这一单纯的自然意象,表达写作者在不同场景下的情绪。在《青草图书馆》一书中,法国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收集西方文学史、文化史自古以来那些围绕着青草的创作,从细微处进入,重新梳理了有关草的历史,以期找到植物那种抚慰人心的隐秘力量。

一本借力众多文豪的历史书

《青草图书馆:一部情感的历史》的作者阿兰·科尔班,他的研究领域是微观史和感官史,以独特的历史研究方法而闻名。在本书中,作者没有明星采用编年体和纪传体这两种最常见的史书体例,而是

在古今西方文学作品的浩瀚书海中精心挑选,从众多作家、诗人、画家因草而激起的情感入手,反复引用他们作品中对草的情感描述或描绘,来完成对草的发展历史的叙述。通过这种方式,作者不断地向我们传递信息:自古以来,人类从青草中一直收获着幸福和愉悦,可如今,草在我们心中的文化形象不断发生着变化,因此重新梳理草的历史尤为重要。

与其说这是一本关于草的历史,不如说是一部人对草的细腻情感的发展史。

为了帮助人们了解草与人类情感的发展历史,书中引用了众多作家的作品,书中我们耳熟能详的雨果、华兹华斯、拉马丁、莫泊桑、福楼拜等文学大家的名字不时出现。此外书中还引用了许多不为我们所熟知的作家、哲学家和政治家的作品,每个引用都紧扣草的主题,丝丝入扣。在本书中引用的关于草的图书如此之多,所以书名中有“图书馆”三字,名副其实。

对草的依恋一直不变

全书共分十二章,从草与风景、草与追忆、草与女性三个主要方面入手,将众多作家对草的所见所闻、心理感触融为一体。这本书既是对草的历史发展的描述,也是作者对作家们与草结缘过程的挖掘和发现,其中作者的议论和感想占据的篇幅并不多。书中众多文学家大家随时随地为青草这条主线提供论据。作者按草与人密切相处的时空场景进行分类:人们在草地上回忆、沉睡、劳作、相爱……在每个不同的空间里,作者都引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叙述人们的感悟。这让我们能厘清脉络,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与草的关系发生着从走近到疏离再到回归的过程;同时也能发现,人们在与草的相处中,草给予我们的快乐感受如此之多,以至于它给人们带来的烦恼完全可以忽略掉。在本书的文学家笔下,在时

代变迁中,人们对草的依恋一直不变。公元前1世纪,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诗人和哲学家卢克莱修就这样畅想:“溪畔柔软的草地上的大树投下一片阴凉,他们躺在树荫下。尤其在明媚灿烂的日子以及繁花装点着绿草的时节,无须什么花费便可以让身体健康舒畅……”

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的律师、作家小普林尼赞颂了草地给他带来的视觉的愉悦和对空间的欣喜;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在草原中漫步的“乡趣”活动乐此不疲。索姆河两岸到处是长满青草的幸福草原也吸引了1837年雨果的目光。在这些文学家心中,仅仅凝望着草原远远不够,只有穿行在草地中间才能获得喜悦。

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

再没有人在草地上的童年更能击中每个人心中的柔软了。本书中,可以在上面尽情翻滚的草堆,

在众多作家的童年记忆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童年时期闻到的青草或牧草的浓烈香气更是许多作品的主题。

雨果在游记中就提道:“我感到幸福无比,因为我好几次闻到了牵牛花的味道,它们的芬芳让我回想起了我的童年。”

他们对草的追忆多种多样,但无一例外地都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对草与童年反复赞颂。

《青草图书馆:一部情感的历史》这本书的时间跨度很大,但人们在阅读时不会被其漫长的时间线所困扰。在时间的长河中,众多作家的作品引用只会让人紧跟作者的脚步,和他们一起领略形态各异青草美景,一起体味小草带来的美妙情感。

从来没有在这种心情下阅读一本历史书,它独特的写法,层出不穷的引用,总是不断地吸引你,让你对草的渴望越来越强,以至于让你忘了正在读的是本历史书——一本关于“草”的史诗。